

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风流江湖传

②

痴情巫女

上



风流江湖传

痴情巫女

(台湾) 卧龙生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风流江湖传 (台湾)卧龙生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)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七二一四印刷厂印刷

412千字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0印张

1995年第一版 1995年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册

ISBN7-104-00576-5/I·235 本卷定价:17.60元

新登(京)字第150号 邮政编码:100086

内 容 提 要

一个是自幼生长于芳草香花之中，馥体兰香，中人欲醉的绝代红粉，一笑倾人国，二笑摄人魂，三笑夺人魄的痴情巫女；

一个是千里独行，看似羸弱书生，实则功臻返朴的儒雅少年，文弱似不禁西风，若愚处藏智于拙，机诈时老姜自愧的柔肠铁汉。

古道西风小儿女一见钟情，
海角天涯月圆时海誓山盟。
合纵连横游刃于穷凶极恶；
绮情旖旎更胜过帷帐春风。

古墓荒冢一进再进；玩凶顽于股掌之间；勇闯病窟禁地，只为千金一诺过海传书；萍踪流连处自然是血海醋波，直搅得江湖道上剑拔弩张，鬼泣神嘶……

谜一般的男男女女；谜一般的情欲爱恋；谜一般的姻缘往事……

卧龙生先生笔走龙蛇，洒脱脱全情演绎一场男欢女爱，争风斗狠的少年侠情故事，真是：

绝色嫣尔巧笑纵是铁汉莫能挡，
英雄慨然蹈海虽于死地而后生

一 古道西风瘦马

烟波浩瀚，万里滔滔，海天一线，极目无边。

江宁府铜山县的逍遥渡，位于黄、东二海的分界处。

站立崖头，瞩目远眺。

只见黄荡荡，碧沉沉，海面上截然分为两色，泾渭分明，互不掺杂，当中一线直通天际，自然界的神秘，在这里给予人们一个新奇的观感。

在这分界线的尽头，却有一座孤岛悬海……。

孤岛的外形并不惊人，但是，每位将眼光掠过岩边的人都不禁悚然动容！

原来在孤岛顶峰悬壁上，刻有三个醒目的赤红大字——**麻疯岩**。

据说这岛是四海之源，万流泉眼，由此可直通龙宫，又传说岛上住有孤魂冤鬼，怨魂幽魄，是个大凶之地——关于这一点，渔夫们都能历历指证出，每当在半夜三更时，渺茫浩瀚的海雾中，常常传来啼泣哭声。

沿岸的渔夫们对麻疯岩畏如地狱，敬而远之，多年来倒也相安无事。

一天，海滨渔村突然出现了一位云游的头陀，长须修眉，坠耳垂头，俨然是一位禅理高深的老僧，头陀自称来自嵩山古刹，为广结善缘，才行脚天下。

但在头陀盘桓渔村中的几天里，并未去化缘劝募，只是终日漫步海滨，凝望孤岛，若有所思。

渔夫们不以为异，也没加注意。

谁知，骇人事变，却发生在三天之后。

黎明时分，渔人正待整装出海时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有人发现头陀的尸身横卧浅滩上，浑身上下布满白斑，厥状凄惨，狰狞可怖。

老渔翁都大大摇头，说是大凶之兆。

大家在震愕之余，只得将老和尚火化，附带烧上了几串冥钱。

果然，恐怖也就开始降临……

渔村中的人突然一个个失踪。同时在神秘的失踪后，必定随之而来一场大火，将失踪渔夫的衣物焚烧一空，仿佛要把他们的痕迹，彻底自人间抹去一般。

全村人被恐怖的阴影掩住，各自都由衷地感到惴惴不安。有人忽然注意到，失踪的人们全是火化无名头陀时在场送葬者。

村人不断地逐个消逝，怪火也不停地肆虐着。

“麻疯岩”这三个字看来泣红似血，使人偶尔望见，再想到渔村的恐怖，不禁为之悚然！

× × × ×

云靴轻点地面！

一步，二步，三步……

猛地错身一个急旋，眸光飞掠，闪电般与背后鏖的相触，双袖疾挥。

颯、颯二道银光破空激射。

叮当双响，把吊在三十步外的一枚铜钱敲得上下飞荡。
二点银光随即同时坠入草丛。

青年人吁了口气，这些天来，他难得有机会舒展一下浑身筋骨，在这僻静荒凉的所在，他未免技痒顺手试试手风。

双轨月牙镖齐齐中的，成绩总算还好，他很是满意，不禁叉着腰，自我欣赏一番，正当他得意自满，沾沾自喜之际……

蓦地，嗤的一声银铃似的轻笑，像微风般吹来耳际。

青年人吃了一惊，但他极快地收敛住神色，略略沉吟，然后装作毫无所觉的模样，大踏步地走向吊钱处。

使人讶异的是，这青年并非劲装打扮，而是着了一身颇为陈旧但却整洁的员生儒服，举业极是文雅象全不像位练家子那般英气勃勃。

他有着一双湛亮的眸子，修长入鬓的眉毛，端正的鼻梁，一派儒雅的气质堪称朗目剑眉，使人见了直有一股玉树临风的感觉。

青年人由草丛中找出那对雪亮的月牙镖，用袖缘拂落草泥，擦了擦，揣进袖口。

此际又是一声略带嘲弄意味的轻笑，随着微风送来……

青年人警觉地掉过头去，故作慌张惊疑地四外回望，其实他却在冷静地辨声寻向。

摇了摇头，他假作犹豫地沉思了半晌，这才转身去抓那摇摆中的吊钱，预备先把它解下来再说。

手指刚捏住冰冷的铜钱边儿……

倏地，咻的一声锐啸，由耳后疾地划空而来。

“啪”的一声急震，铜子儿猛地一跳，连绳脱手而飞。

弹得无影无踪，两指间却仍然夹着一物——一颗圆圆的小石子。

书生心中一凛，他知道今番遇到了什么样的人物的了，急忙斜步旋过身来。

回头一望，他不由惊得发怔。

完全出乎他的意想之外，只见一位劲装打扮的青衣少女，背一长剑，俏生生地玉立于一棵高耸入云的苍松旁，一对妙目凝睇着自己，湛湛秋波闪着促狭的光辉。

与一位美貌少女如此坦率相对，这对青于蓝来说，还是破题儿第一遭，神色未免微现不安。

青衣少女瞧他那副模样，不由扑哧一笑，眸光流转，随即粉脸微沉，装着老气横秋的嗓音道：

“嗨！我说年纪青青的干什么不好，干吗要寻死上吊？”

“上吊？”青于蓝困惑地睁大眼睛。

“你还嘴强？”青衣少女瞪他一眼，微愠地叉着纤腰，嗔道：“哼！你瞧瞧你头上那根绳子。”

青于蓝抬头一望，看见那根随风飘荡的断绳，心中纳闷，忙解释道：

“在下一介书生，只不过顺手偷空学着练镖，作为防身之用，姑娘可别误会。”

青衣少女斜睨他一眼，接着忽地咯咯娇笑不已，笑得花枝乱颤，像是有什么极滑稽的事，突然逗得她大为开心的。

青于蓝虽摸不清楚她为什么笑，但直觉地感到定是与自己有关，浑身简直是一万个不自在，虽则那娇凝的笑声似银铃般悦耳、娇甜。

一向以沉静自诩的他，这回也不禁满面尴尬，一股红潮直涌到耳根。

这时他才发觉自己的手中依然握着那颗圆圆的小石子，握在手心，光光的，滑滑的，有种异样的感觉。

青于蓝略加判断，就知道这石子不比寻常，中原各宗也仅两派传有这种气功打法。莫非……

少女微掠秀发，横睨俏目，斜挑眉尖，以一种极轻蔑的口吻讥笑道：

“人家说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一点也不假，瞧你那副呆相儿。”

接着她又换了种娇甜迷人的声音，微带稚气地说：

“可是你长得好漂亮哟，一双亮眼多迷人！”

说着跨前一步，仿佛要瞧得更清楚些，乌亮的俏眼充满赞赏的眸波。

青于蓝大大为少女的大胆直率而震惊有那妩媚的娇态使他胸口猛张，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令他热血沸腾，几乎抑止不住一股莫名的冲动。

但他很快地记起此行的目的，和自己所要表现的身份，他装作惶然不知所措地往后退一步，青衣少女却笑吟吟地更往前跨一步。

也许她轻灵得多，这一步跨得老远，一股醉人的沁香飘来，直冲向青于蓝鼻际。

青衣少女作了个撩人的娇态，挑逗地说：

“我叫于惠，我说你很漂亮，是不是？”

她忽然觉得对眼前这书生装扮的青年大起好感，书生的雅洒脱，对她而言，倒是件新奇有趣的事，不是么？

青于蓝只得假作失惊得一连迭地后退。

少女促狭般地娇笑着，着迷地紧瞅着那青年人，娇躯一闪，两人立即挨得那么近，飘拂的秀发几乎扫触到青于蓝的面颊，醉人的馨香逼得他赶紧偏过头去。

“喂！你怕什么？”

于惠故意把脸颊凑得更近……

蓦地，飕的一道劲风掠空，惊破了这旖旎的镜头。

一个身披鹅黄披风的青年，以一种极为神速的身法，由后方的苍松枝梢上，如大雁行空般疾跃而来，划空如电，落在少女的身旁，却轻巧得宛若飞花坠絮，悄无声息。

“师妹！”

黄衣青年伸出手来，柔声而有些变调地轻喊。

于惠噙了声，回转螭首，见是师兄，就伸过那对柔荑般的玉手，递到黄衣青年的掌里，但她那对丽目却有意无意地停在书生的俊脸上。

黄衣青年登时心中冒酸，猛披鹅黄披风，恶狠狠地瞪了青于蓝一眼，克嚓一声，寒森森的宝剑，立时脱鞘半尺。

青于蓝暗中虽冷静凝眸地审视来人，表面却哎哟一声，惊惶地后退。

于惠纤手立即由那有力的掌握内抽回，娇嗔道：“怎么，你吃醋？”

她乌亮的眸子，微愠地瞪着黄衣青年。

黄衣青年忙陪笑道：“小兄怎敢在惠妹面前放肆！”

左手可是飞快地将她那抽还的玉手轻轻攫回。

同时微侧半身，沉脸横眉，朝书生冷笑一声：“这位兄台还会练镖，本领倒真不小！喏，小弟有桩见面礼奉赠，接

着！”

右手按下剑把，向袖内一勾一抖，拍地两指送处，弹出一条光亮的弧线，射向青于蓝。

青于蓝焉能不知接镖手法，但现在却不能容他轻易显露出来，只得假装冒失，硬着头皮伸手抄去。

于惠阻挡不及，哎哟尖叫了声。

青于蓝被那急射而来之物，火辣辣的一刺，痛得他急急缩回双手。

当的一声，一个圆亮的物体坠在地上，低头一望，正是那枚被于惠弹飞了的铜钱。

青于蓝睁大双眸抬起头来。

黄衣青年哈哈一笑，满面不屑地大声道：

“这位兄台的尊姓大名，兄弟还没领教呢？”

青于蓝收敛怔惊的神色，慌忙作揖道：“小可青于蓝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黄衣青年大咧咧地截住话头：

“天下昆仑强中干，是个练剑的闲人，自然不及青兄知书明理，更且风流潇洒，善赢美人芳心？”

于惠双颊飞红，举手作势，娇嗔道：

“呸！中干，你敢再胡说八道，我可要动手打人啦。”

强中干笑着躲过她纤手一掌。

青于蓝却对强中干那种轻薄的骄态大感不快，他不禁吗了一声。

强中干瞧见他面现不满，于是剑眉斜挑，险恶地笑道：

“哈哈！青兄想是颇有意赏兄弟两只月牙镖吧！”

于惠现在已是依偎在强中干的胸前，经他这一提，也放

想到了什么似的，笑道：

“中干哥，你可别小觑人家哟，人家说不定还跟什么三脚猫练过几手毛拳哪。”

强中干若有其事地壮声道：“是的，这样说，咱们还冒犯了青大侠喽？”

于惠一旁感到有趣地娇声大笑。

青于蓝很是愤怒，尤其那依在别人怀中，闪着轻蔑狡狴媚眸的她更令他大起反感，但他却丝毫不动声色，双眸透射两道冷芒，青于蓝淡淡道：

“青某固然不才，练武也仅只为了防身健骨，但也曾礼聘名师传授几年，学得未必是毛拳，拜的老师也未必是三脚猫。”

强中干唔了声，险恶地狞声道：

“对！对！青兄的话，强某完全同意，算是我强某有眼无珠，不识泰山，那么，强某可要洗耳恭听令师的高名大号。”

“这……”青于蓝一怔，心思电转，紧急中，只得随口道：“就像名震江淮一带的金沙掌莫得标……”

“嗨！傻蛋。”于惠插口道：“我问你，金沙掌莫得标在什么地方卖野药？”

“什么？”青于蓝奇道：“卖药？”

强中干装腔地点头道：“对了，他可是在什么地方摆地摊卖野药的。”

于惠忍住笑，狡狴地点明：

“比如说，那位姓莫的在街角垫上一方油布；然后铜锣一敲，枪棍一摆，四下揖手道：

“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小的金沙掌莫得标有几贴专治跌打伤损的狗皮膏药，诸位大爷卖个交情，赏口饭吧！”

于惠边说边做，压低嗓门，学着卖野药老头儿滑稽的模样儿，引得强中干哈哈大笑，几乎弯下了腰。

青于蓝哭笑不得，他不悦地微挑双眉道：

“你们又不识得人家，难道就能任意谩骂讥讽别人么？”

强中干作个诡异的怪笑，不怀好意地道：

“别人也许没资格骂你那位宝贝师傅，你怎知我们不能骂他？说不定他给强某叩头，强某还嫌他老迈无能，不要他呢。”

于惠傲气地娇声道：

“傻蛋，别傻啦，你知道我们是谁？我就是昆仑龙女于惠，中干哥是掌门老道的大弟子哩！”

青于蓝眸光一亮，吃吃道：“你们真的是……”

“怎么，小子，你还不信么？”强中干并没因青于蓝目露异光而改变态度，反而嘲弄地一声蔑笑，突地一掌“龙吹渔浪”，拍向青于蓝的胸前。

青于蓝一惊，急往后撤身。

但天龙掌势捷疾已极，他武学底子似乎太差，下盘功夫似乎更糟，劲风甫到，登时把他踉跄地带得几乎摔倒。

于惠尖声娇呼，着急地睁着媚眸，猛地横肘撞向强中干。

强中干哈哈一笑，掌力立时回撤，把个青于蓝又狼狈地带了回来。

随即微侧半身，他解嘲地笑道：

“慧妹，放心好了，师哥只是试试他的底子，绝对不会刮他那嫩脸皮的。”

于惠真地嗔道：“哼，你又敢乱骂人。”霍地举掌攻来。

强中干闪电般地拆了三招，猛地一个大擒拿手，一把攫住了于惠的纤手，用力带进怀里。

于惠先是一阵挣扎，但随即屈服在那有力的拥抱之下，两人对望了一会儿，接着就像有着什么默契般，同时大声笑着。

两对轻蔑的眸光照来，青于蓝由衷地感到极不自在，在低头望着自己那身僭服。

真是“百无一用是书生！”

两人亲昵地相互依偎着，畅快地高声大笑，像是完全漠视青于蓝的存在似的，青于蓝只觉得胸中缓缓地升起一股无名怒火。

强中干止住笑声，沉声道：

“惠妹，别开玩笑，我们还是谈正经事要紧，师叔方才飞箭传书，令我们尽速赶往铜山县，我看咱们还是早些动身为妙，免得被他人抢先一步。”

于蕙收住笑靥，惊道：“师叔也赶到了吗？”

强中干点点头，沉声道：“而且还比我们早来了三天，看来事情起了变化。”

于蕙媚眸斜瞥了青于蓝一眼，笑道：“那么我们走吧！”

强中干引吭轻啸，两闪身形刹时似一双乳燕般，双双纵起，如一缕轻烟，飘入丛林。

两人匆匆而去，都没注意到青于蓝听到二人谈话时，神色微变的情状。

等两人身形隐没后，青于蓝不禁吁了口气，暗忖道：

“连昆仑派也不远千里由西方倾巢而出，看来这件事的内情确实不简单。”

他凝神沉思，几乎没察觉到自己在无意之中，引动了一直深藏不露的内力，功气一时直过重楼，径走经脉。

等到手掌张开，于蕙弹入他手内的石子，已经被突然涌出的内力压成粉碎，石末簌簌飘落地上。

他吃了一惊，赶紧把内力收敛，默运师门独传秘法，又恢复了那一股弱不禁风的书生模样。

强中干、于蕙的出现，使他心中一直荡漾难以言喻的异样感触，强中干的骄态，他倒不在乎，于蕙那促狭狡狴的神气，却令他难以释怀。

微风拂来，一阵清凉的感觉使青于蓝精神不由一振。

想起此行任务重大，胸中壅积的不满之气也就一扫而空。

估量铜山县境已在不远，青于蓝更加整饰得自己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，把袖中的月牙银镖和另一把断玉削金的匕首，贴肉藏起。

一切预备就绪，青于蓝才转身步出丛林，由丛荫内牵出一辆破旧的马车，在没有上车前，先冷眼审视一番，由他那套独门绝学，青于蓝知道强中干和于蕙都曾搜查过这辆破旧马车。

他不禁冷然一笑，暗道：

“要是给你们寻出破绽来，武林道上也就不会有咱们这一门独家生意了？”

说着他顺手拍拍马背，心道：“光只论这匹老马，也是饱经训练的光棍货。”

辨明了方向，青于蓝扬鞭抖辔直奔目的地。

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，一架丑陋破旧的双轮车，而**驾车**的却是位俊美儒雅的书生，这种组合委实奇异，无怪乎引得路旁行人都为之侧目。

青云蓝不走驿道，因为他判断出铜山县现在已是风云际会之地，各色人马陆续奔到，光只是自己一时大意，在僻静的地方露两手暗青子就被人撞见，其他更可想而知。

武林道人物行道大都走草径，以求疾捷隐秘，青于蓝这门独家生意，自是希望能发现别人的丝迹马蛛越多越好。

老马训练有素，一来到三叉口，不等主人吩咐，四蹄翻飞，已转向一道荒径驰入。得，得，得，寂静的黄土道，卷起了一阵黄尘。

渐渐地接近了铜山县境，青于蓝突然兴起一股莫名的紧张，其实他并非初出道的雏儿，何况这独家生意又都是十拿九稳，可是这次师父交下来的任务倒同小可，而且听师父的口气，他还接下了另一桩攸关武林的大事，不能分身，这笔买卖是否圆满，师父的声誉是否能够保存，全在自己运用机智、能耐是否得当。

这笔买卖确实棘手得可以，直到现在为止，青于蓝还是茫然无绪，眼前铜山县所酝酿的风暴是否与自己的目标有关，还不敢遽而断定，他此行的目的，就是要在混乱中摸出一点线索来。

想到自己此行颇有点趁火打劫，唯恐天下不乱的性质，青于蓝心头渐自一朗，些微的紧张情绪立时一扫而空，勇气百倍。

借着长风涤荡，他默默沉思，思索如何利用智力策略来

与那些城府深沉，尔诈我虞的武林人物斗法！

马车继续地向前奔驰，咿呀咿呀的车轮声单调地响着，夹道旁的丛林，往后飞快地退去，千百种计略也在青于蓝的脑海中迅速地掠过。

他正沉湎于翻涌的思潮中。

蓦地，双轮马车一阵急颤，猛然刹住，老马掀蹄长嘶，车后书箱哗喇喇地乱响。

青于蓝这才由沉思中惊醒过来，急急收敛神思，振作气势，用力收住缰绳。

老马掀蹄悲嘶，故作惊人地扰动，青于蓝也装腔作势地疾扯缰绳，涨得面红耳赤。

就在这搅乱的倾刻间，青于蓝竖耳、睁眸冷静地向四下扫探。

只见一个臃肿的身形横卧马前，像是被马车撞倒了的样子，口中还微微呻吟着。

青于蓝装作无比吃惊地咳嗽了声，喊道：“喂，朋友，你怎么啦？伤了吧！”

说着跨起步子，就要跳下车座救人？

没等他双足离开，怪人却霍地一跃而起，抖动那庞大而敷满灰尘的罩袍，一股极难闻的气味扑鼻而至，几乎使人窒息，怪人的举动竟像是丝毫没有伤痛的模样，他双手叉腰，双眸直瞪青于蓝。

青于蓝怔得目瞪口呆，长嘘了口气。

“嗨，你瞎了眼了！撞倒了人，该怎么办？”怪人气冲冲地说，他那尖不尖，低不低的嗓音极是刺耳。

“这……”青于蓝满面含愧得呐呐难言。